歷代《九歌圖》析

李起敏

屈原的《九歌》,是我國文學中別具异彩的瑰寶。出現兩千多年來,被人們傳唱不歇。勾起了無數畫家的興致。以致描繪《九歌》的畫家幾乎代有人出。

據傳最早畫《九歌圖》的畫家見于記載并有畫迹可考的是宋代的李公麟(見《宣和畫譜》),他以白描畫《九歌》人物,掃去粉黛,淡毫輕墨,素雅冷隽,被稱為"精密遒勁,用筆如屈鐵絲"。這種"不施丹青而光彩照人"的白描畫法以其綫描上的飄舉,衣褶上的頓挫變化,見出他的風骨特立,李公麟的白描一出,"白畫"在畫史上就明確地成一格。他的《九歌圖》構圖簡潔,形象生動,頗得后人崇奉,于是群起摹仿,南宋人臨仿的就有好幾卷。趙孟頫的摹本已流散在國外;元代人物畫家張渥臨摹或創作的白描《九歌圖》有創作年代可考的至少就有四件。他以李公麟之無景本為依據,吸收有景本的某些長處,加進了不少自己的創造,筆墨蒼勁古雅。可見古人的臨摹并不為原作所拘謹,而是往往在原作的基礎上有所發揮,這就是元人學古善化的表現。論其特色,吳升說他"人物景象,別具思致。"(《大觀録》),但他基本上没脱出李的路子。襯景簡約稍嫌單調,除《山鬼》、《國殤》作了環境氣氛的渲染外,其余篇章僅略事程式化的雲水勾勒。所不同處是張渥將憂傷憔悴而儀態堅毅的屈原像作為表現内容之一,寄托了畫家對詩人的尊敬與同情,這是李龍眠原作中所未見的。他的作法為明代陳老蓮所仿效。陳的《九歌圖》更為簡潔,全舍其背景及其陪侍人物,突出單個神祇。軀干偉岸,衣紋細勁清圓,用綫如斫金石,"森森然如折鐵紋",兼得李伯時、趙子昂之妙。其中所塑造的屈原像,至清代兩個多世紀無出其右者,這是他當時認真研究《離騷》和《九歌》,有感于懷的結果。明亡之后,陳洪綬懷念故國,心情沉鬱悲凉,時而吞聲飲泣,時爾縱酒狂歌,足見,愛國詩人屈原與畫家的心靈是息息相通的。

以《九歌》為題材的作品,現收藏于中外博物館和私人家藏的尚不下幾十卷,其中不乏佳作。南京大學所藏《九歌》一卷,徐邦達先生認定為明初的作品。卷中《湘夫人》一圖工筆白描與寫意并用,尤為生動新穎。兩個白衣妃子似精美的大理石雕,飄然打坐于暗灰調子的雲水秋風之中,若清水出芙蓉。飄飄欲仙的風致,加之雜樹摇曳、葛藤披拂,竹木簫肅,殘荷依稀,霜葉零落,更突出了人物綿長悠遠的情思。虚虚實實,筆筆着意,氣韵頓生處,嫣然欲絶。成功地再現了"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的意境。可以看出,明代人就已注重環境與人物混為一體的描寫,使之為特定的人物韵致意境服務,化景語為情語,説明國畫的表現手段在不斷豐富。

號稱有明一代人物畫"第一大家"的仇英,曾促進明代風俗人物畫對宗教畫的取代。可惜他所繪的《九歌圖》世已不傳。

清初,肖雲從的《九歌圖》,風格疏秀,亦以白描為之。人神雜處,將東皇太一、雲中君、東君作為天神單獨描繪,重在渲染其在祭祀的場景中降臨人間的一霎那;而湘君和湘夫人、大司命和少司命則作為對偶神描繪在同一畫面;河伯、山鬼、國殤作為地靈與人鬼各自獨立;《禮魂》為一巫女手持春蘭秋菊揮手遥望空中向遠逝的衆神致意的送神情景。肖雲從《九歌圖》的獨創之處是强調刻劃了神靈和人物的動態,增强了作品變化飄忽的風韵。肖雲從在藝術上受到杜薰的影響不小,杜薰畫山水外,常作白描人物,他的《九歌圖》卷,早于肖雲從大半個世紀,人物極有情趣,而且筆意瀟灑有逸致,富有文人畫特色;肖雲從也是山水人物兼善,曾繪《離騷圖》六十四幅,寄有一定政治寓意,他在《九歌自跋》中提到"取《離騷》讀之,感古人悲鬱憤懣,不覺潸然泪下。"顯然他的《九歌圖》與同時代的陳世蓮一樣都是有所感而畫。

總之,從李公麟到肖雲從的《九歌圖》,大致不外兩種面貌:一是有景本,依原詩情節展開畫幅,或者截取詩中的一個場面,既描寫天上的神靈,也描繪地上祭祀的巫祝,同時象征性地點染了神話活動的環境。第二種為無景本,亦即所謂綉像式,着意人物性格情態的刻畫,或簡略施以雲水、花草、山石。

他們通過各自不同的理解去進行藝術處理,如張渥即把《九歌》原詩作為屈原被放逐江南以后有所隱寓與寄托的詩篇,基本上是從王逸之説。據其同代人貝瓊的著録亦可見此意,他説:"屈原《九歌》……比興之間,致意深矣……今叔厚又以其辭求其意,使現其象而求其心。"

然而這種比興之間的"致意"盡管畫家作了各種努力畢竟是朦朧難期的,它較之象征某種抽象概念的寓意畫更為隔膜。而以直感性的可視形象去寄托抽象難言的隱喻往往不濟。充其量也只能表現某種意境和情緒。因此,好多畫家只以塑造具有個性特征的典型形象和與這形象相協調的典型環境去表現原作的詩境和氛圍為職責。

歷代的《九歌圖》象《九歌》一樣千載流傳,并且代代有所進步,有所發展。隨着對九歌理解的日趨深刻,其内在本質的光輝也就更加燦然洞照。從古今九歌圖的發展演變來看,是愈來愈重視人神之間情感的交流,更重視描繪虚無縹渺的神鬼同人間生活的聯系,賦予那些神祇以更多的人情味,賦予他們的行為以更多的自由,這一切都無不寄托着人世的向往與追求。

前代的九歌圖,在藝術上為后代的九歌圖提供了無比豐富的經驗,為九歌圖的新發展開辟了道路,前人的功迹是難以泯滅的,對于它們的藝術價值和審美價值,應給予充分的肯定。在這一點上,前人已備述,容我不贅。但是,它們藝術表現上的種種不足也是極其明顯的。象采取那種綉像或綉像加布景的畫法,雖歷代名家盡其所長,力求以富有表現力的綫條,强調用筆的瀟灑,重視人物形象的氣韵,以表達原詩的境界。然而,由于表現手法的限制,以及對《九歌》的内容理解的深淺不一,其繪畫效果遠遠不及原詩生動華瞻,更没有成功地表現出原詩獨特而深厚的浪漫氣息,與《九歌》富麗的色彩和無窮的韵味相比,竟顯得淡泊與蒼白,很難談到體現了原詩的再造。因此,遠自明代的一些不見經傳的畫家起,近至肖雲從就已經不滿足于古代畫家的表現手法,代代做着力争突破的努力,可惜他們也無力脱出窠臼。

到了近現代,幾位精通中西畫法的畫家,也曾嘗試過以新法繪制《九歌》中的人物。如徐悲鴻畫過《山鬼》,傅抱石畫過《湘君》、《湘夫人》。兩位大家都長于人物神態的刻劃,作為個别形象的傳神寫照,自然各有千秋,值得稱道,且糅進了新的氣息。他們不大注意屈原詩中人物的本來的真實面貌,而更偏重自我抒情。

考察古往今來有關《九歌》的繪畫作品,比起它們賴以創作的《九歌》來,却不免相形見拙,其原因大致有這幾方面:

一、屈原的《九歌》藝術上完美卓絶,它文采輝躍,激宕淋灕。發于聲,則不同凡響,賦之色,則濃淡參差。鮮麗深沉的想像和鬱勃的情感世界絢爛難描。忽而寫意,忽而寫實,把無羈而多義的浪漫思維,與最為熾熱濃烈的情懷渾成交響,回旋激蕩于神話人物的活動之中。敦厚、飄逸、俏麗互見;情致、意象、氣韵并生。借鬼神為表征,寄深遠之意緒。假天地馳想象,狀萬物而抒情;在詩中,情感是形象的靈魂,而情感又是不斷在波動的。畫家很難從變化萬端的神靈活動中抓住某一代表性的傾刻,作為契機去表達全詩的韵致風采。

二、讀者對《九歌》内容的理解往往大于畫面的容量。那山鬼畫面的豹狸攫拿,河伯詞章的虬龍騰驤……桂舟蘭橈,貝闕珠宫,湘女怨思,國殤激揚……在讀者的心目里混成一個神話——歷史——現實五色斑爛的藝術天地,這樣一個在時、空概念上都是立體的四維空間世界是很難在畫面上表達的。

三、如何將《九歌》通過人物動態所描繪的情態之美轉化為畫面空間景象凝定着動態的静穆之美,既要表達現實世間的生活情意,而又帶有超越現實的神秘難測就更為不易。畫不能占有詩的全部廣大領域,也不能要求詩和畫完全一致,若不考慮到畫在多大程度上能表現一般性的概念而不至于離開畫本身的任務,就會變成一種隨意任性的書寫方式。

九歌圖——山鬼
（明） 張 渥 作

四、作為浪漫主義的文學作品，繪畫若純以寫實的手法表現，多半不濟。歷代的《九歌圖》大都失之于"浪漫"的不足，故無法比美于詩歌。而在繪畫本身的表現上浪漫主義手法遠遠沒有寫實那樣完備。

五、忽視典型環境的描寫，使性格和情感尤其意境和氛圍的表現大為遜色。當然，背影的簡約，甚至以無勝有，曾成為我國藝術門類的優點，在傳統戲劇和繪畫中都有很好的範例。但它却不能適應一切藝術內容的表達，不管是計白當黑也好，背景道具的一以當十也好，都是以能引起欣賞者的聯想和想象為前提的。只有在突出個性特征，也具有特定典型意義的形象和相應的環境中，才可涵蓋撲朔迷離的神話內容，人們才會從有限的個性形象，有限的環境領悟出無窮的"景外之景"，"象外之象"來。否則，對華藻繁縟的內容表現必然產生局限。南京大學本之所以氣韵不俗，就因為着力渲染了環境，使全篇渾然一體，燦然生輝，這是無景本難以比擬的。另外，畫中無法描繪的詩境而需讀者意會得之于畫外，就必須在畫中畫出這種境界才行。那種超越外部形象本身固有意義的象外之"旨"，弦外之音，才是作品的深遠內涵。同石谿齊名的程正揆在他的《青溪遺稿》卷二四《題畫》中記載過一次同董其昌的談話："'洞庭湖看秋月輝，瀟湘江北早鴻飛'，華亭愛誦此語，曰：'說得出，畫不就。'予曰：'畫也畫得就，只不象詩'。華亭大笑，然耶否耶？"

由此可見，歷代的畫家當其再現詩的意境時都感到棘手。文字藝術獨具的本領，斷非造型藝術所能仿效。在這種情況下有的畫家就删略大要，力求簡約，回避那些難處；有的則采用多種表現方法，或避實就虛，或避虛就實，弃短揚長以彌補造型藝術自身的弱點，發揮那些使文字藝術無法復制的獨特效果。

六、以往的《九歌圖》從實質上看，并未真正反映《九歌》的具體內容，多半只是抽取了類型化了的形象。《九歌》中的神祇出現的時代、環境以及性格的差异性是很大的，而歷代的九歌圖大都以畫家同代帝王將相、高人逸士的容儀為模特，缺乏神話人物本身的時代特征。應該說，有關九歌的造型藝術，尚處于較為古老的階段，與原詩很難相稱，故有的只好借助于題詩來補救。正如宋末詩人吴龍翰所說："畫難畫之景，以詩湊成，吟難吟之詩，以畫補足。"（曹庭棟《宋百家詩存》卷一九）

俱往矣，象《九歌》這樣場面恢宏，內容煌煌雅麗衡華佩實的詩篇，如無開闔自如的手筆，實不足反映其一隅。如果今天的畫家也象古人一樣，以閑散的士大夫形象去畫九歌，那就會使之成為毫無價值的假古董。

對于藝術領域的新開拓，對于美的新闡發，以及在古人經驗與教訓的基礎上研究今人當會是有意義的。因為考察整個美的歷程，它的軌迹畢竟是指向未來的，每一個時代總是賦予藝術以自己的新特色。

青年畫家李少文新《九歌圖》的創作可為一例。他借鑒石窟壁畫藝術的優良傳統，吸收了外來藝術的新經驗，克服了刻畫人物程式化的通病，彌補了創作手段上的單調不足，在尋求與《九歌》相適應的浪漫主義表現方法上作了新努力，他那明麗交織的色彩，自由奔放富有生命力韵律感的綫條，生動的形象，別致的構圖再現了《九歌》變幻莫測的內容。它比之歷代的同類作品不論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傳達原作的精神，表現具有神話氣息的氛圍，還是內心感情的抒寫方面，都有所前進，有所發展，有所提高，甚或表現了前無古人的新風格。

作為以古典名著為藍本的繪畫，忠實于原作，盡量形象地再現原作的精神和特色應該是畫家努力追求的目標。當然，繪畫與文學都各具自己的藝術語言和表現方法，但繪畫若以文學為張本就要調動自己一切相應的藝術手段為完成上述任務服務。在這一點上，倒同由古典文學改編電影的工作大體相似。在這里，重要的在于解決再創造的問題，繪畫不可能亦步亦趨地照描文學。問題在于如何發揮造型藝術的特點，愈是强調其同文學藝術表現手段的差异，往往愈符合文學原作的精神。繪畫觸動着人們心靈中最隱秘的弦，激起那種文學作品表現得很不鮮明，以至各人按自己的體會去理解的感情；繪畫所真實地把我們帶到這些感情的世界中去，好象法力無邊的魔法師，把我們吸引到自己的翅膀上，騰空升起。

李少文注意到這一點，例如他畫《東君》——九歌中的東君是作為太陽神歌頌的。畫中則着意刻劃了他"舉長天兮射天狼"的形象，東君被處理成熾熱紅亮的男裸體，正拈弓搭箭射向天狼星。努力渲染，它光熱迸發，精力充沛的壯美，以及勇武不凡與邪惡開戰的雄姿。他是一團火熱的精靈，噴發着熊熊烈焰，旋轉于太空，斥退了黑暗給周天以光明温暖。他是保護人類的朋友又是有性格的原始人類在同大自然中的黑暗搏斗中發生發展的象征。畫中箭猶未發，遠方的天狼星已作狼奔豕突狀。那種盤馬彎弓引而不發的情景，更能產生撼人的氣勢。

東君的造型具有深刻的內涵之美，融合了古先民在洪荒時代原始狩獵者的形象，羿射九日及普羅米修士盜天火的精神，中國宗教中的力士天王象，民間傳說的鐘馗、西方雕塑如古希臘阿法伊阿神廟三角楣上的《弓箭手赫刺克勒斯》以及源于此的法國布爾德爾的同名雕塑等描寫性格美特質的表現方法。此外，文學作品中、戲劇舞臺上張飛、李逵等典型人物的造型特征，都給作者以有益的啟迪。比起歷代九歌圖中將東君處理成士大夫型的寬衣博帶是大异其趣的。

另外，他的畫面空間似乎在上演着一出神話劇，從曙光初泛時駕龍車樹雲旗的出游，攬轡疾行于天海之上，青雲白霓，朝暉噴涌……到援北斗酌桂漿的入夜景象以及那大醉時弓亦在握的豪氣，讓人感到那是一個永不休戰的勇士。

這樣，作者不但將原詩中的主要情節形象地概括無遺，而且將太陽這個大自然中的客體的運行作了既是神話的又是人類日常感知的描繪。我們中華民族的這個太陽神是可敬的又是可親的。

將人物放到特定的歷史環境和自然環境中去塑造是新《九歌圖》的又一特點。如畫河伯，九歌中寫了河伯與洛神携手游九河，登昆侖，悵然忘歸。入水府見貝闕珠宫，鱗屋龍堂，而后乘白黿逐文魚下南浦依依相送，充滿友好愛戀的一次旅行。畫中則同樣强調了人物的游蕩嬉戲，江河的波濤漣漪，魚群的追逐奮游那種歡快的情緒。也許因為他們是水神或者那個時代還沒有完整的衣服吧，因而畫家在他的人物裝束上只給了一塊遮羞布。而在《湘君》和《湘夫人》的處理上就是另一種情景。由于傳說中將娥皇女英的故事與之附會在一起，新《九歌圖》雖然采用了這流行說法，那么她們的時代似已有了精神和物資的文明。所以湘夫人從服飾到神態都表現了儀態萬方的王妃容儀。

在人物畫中，情與神是造成氣韵生動的主要因素，突出情感的表達是新《九歌圖》成功的根本所在。德拉克洛瓦在評論前人杰作時曾說："這些巨作之所以完善，正是在于它們罕見的表達力。有些作者和批評家在偉大的作品中看到一些次要的成就，他們贊賞拉斐爾的素描，魯本斯的色彩和倫勃朗的明暗。不，一千個不，實在并非如此！"

情感性比形象性更具審美的藝術性能，是中國文學藝術相當突出的民族特征之一。李澤厚認為，傳統藝術作為反映，强調得更多的是內在生命意興的表達而不在模擬的忠實，再現的可信；作為效果，强調得更多的是情理結合，情感中蘊蓄着智慧，以得到人生現實的和諧與滿足，而不是非理性的迷狂或超世間的信念；作為形象，强調更多的情感性的優美和壯美而不是宿命的恐怖和悲劇的崇高。這是我們同西方藝術在審美特征上的區別。

遠古楚人那種將歌、舞、劇、神話、咒語，混沌統一在祭祀和巫術活動之中的場景，是如醉如痴，如火如荼的。象如今尚偶爾可見于東北山區的"跳大神"一樣，熱烈莊嚴，誠摯而蠻野。那在神話中濃縮積澱下來的歷史陳迹，那人神雜處的情景，"忽瞟渺以響象，若鬼神之仿佛"。神化了的人以及人化了的神都內蘊和外現着原始人類强烈的思想感情——那對生活异樣地熱愛，對幸福摯着地追求，以及期望和信仰……

朱自清說："《九歌》里的人物大都可愛。"（《經典常談》）我想原因不是别的，而是"在行動上他們是超凡的人，在情感上他們却是真正的人。"（萊辛《拉奥孔》）。他們的悲歡離合悵惘和失意豈不都是人間感受的陰影在幻想世界的折射。

就說山鬼吧，山鬼是《九歌》中人情味最濃最抒情的一篇。山鬼思念愛人的柔情千回百轉，讀之使人回腸蕩氣。她"折芳馨兮遺所思"，"采三秀兮于山間"，她痴痴地等待在山上，悵然地忘了歸去，又失望地為怨恨、疑慮和憂傷顛倒，當是够纏綿悱惻的了。

古代畫家李公麟、張渥、陳老蓮等多把山鬼處理成男性，肖雲從、徐悲鴻等則處理為女性。屈原詩中描寫的"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這樣一個秋波含情嫣然淺笑，性情兼和姿容苗條秀麗的人當然應是女性。李少

[illegible]把山鬼作为带有原始野人味的山神女神来歌颂是早期[illegible]的。她神秘、孤独、[illegible]，代表着人间最早之期的一种原始野性的美。

[illegible]把山鬼当成[illegible]的现代女郎，是有欠妥的。[illegible]其同天自然协调一致的美丽。所谓她穿的是"披薜荔兮带女萝"，为伍的是[illegible]的猿文狸；但以安身的是不见天日的"幽宫"；能以生活的是"饮石泉兮荫松柏"——一幽然，她的野味是够浓的了。话而，在[illegible]下，女神山鬼[illegible]的孤寂，[illegible]了她在大自然中寂寞且在[illegible]日暮的生活苦辛。也正是这[illegible]，就不[illegible]，[illegible]，多情的[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同原神之间[illegible]更为[illegible]。

[illegible]人动魄的[illegible]，[illegible]兮牛则[illegible]，[illegible]分斯相知。"[illegible]及相别相聚的表情，这[illegible]由于种种[illegible]牵涉引起的感情上的波澜或了解的丰满感。

[illegible]中的少司[illegible]神和保佑命运的正确女神[illegible]的，如象古希腊的[illegible]及比[illegible]形象[illegible]。"幼艾兮羽幼生"，[illegible]上的[illegible]，她[illegible]上[illegible]幼儿、高[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一种[illegible]不可[illegible]的[illegible]之强。[illegible]人同[illegible]，[illegible]。自宣泉中一如[illegible]的品相了一[illegible]，[illegible]了[illegible]的自身[illegible]能力，[illegible]重[illegible]在[illegible]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力，[illegible]管[illegible]映[illegible]到女神[illegible]和[illegible]女神[illegible]的[illegible]秀美。

人情味的[illegible]了[illegible]的另一面。[illegible]下的少司[illegible]高[illegible]，[illegible]在月下[illegible]，[illegible]的秀[illegible]，[illegible]味[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月，[illegible]人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相[illegible]的[illegible]。分[illegible]的[illegible]到后的[illegible]——在[illegible]下[illegible]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兮未央，[illegible]兮[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主[illegible][illegible]了她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了今朝[illegible]的[illegible]之爱，[illegible]的[illegible]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是一[illegible]的歌。在她身上，代[illegible]一[illegible]的[illegible]味，[illegible]相[illegible]。[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

两[illegible]，[illegible]夫人[illegible]不见，遗之[illegible]，[illegible]之不来，来之不[illegible]，[illegible]每年[illegible]出[illegible]的一[illegible]，[illegible]的人物形象[illegible]又[illegible]另一[illegible]。

在表现[illegible]上[illegible]古今，是新《九歌》的又一可[illegible]。

《国殇》以小小的长篇描[illegible]一[illegible]壮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西，[illegible]五地面拉[illegible]种，占[illegible]上[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兵。他们以[illegible]的[illegible]出现。在[illegible]的"[illegible]"空[illegible]，以全[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了[illegible]的全[illegible]，[illegible]，车轮交[illegible]，[illegible]兵相[illegible]，[illegible]雷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及"[illegible]兮不[illegible]"[illegible]角[illegible]死，牛为人杀，死[illegible]的[illegible]。

[illegible]这[illegible]一[illegible]壮[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不[illegible]以现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相[illegible]交[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的[illegible]。

这[illegible][illegible]的现代[illegible]象[illegible]和[illegible]象石[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可见。[illegible]高度[illegible]的形[illegible]、[illegible]的[illegible]形象，[illegible]底蕴的[illegible]同[illegible]所[illegible][illegible]的力量。[illegible]和[illegible]以及由此[illegible]形成的[illegible]，都[illegible]现代[illegible]所[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石上的人物不是以其[illegible]神、心[illegible]、情感、[illegible]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的[illegible]。以[illegible]人的[illegible]人，[illegible]象石[illegible]代[illegible]现代[illegible]的[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化天[illegible]的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相通的，以此[illegible]，[illegible]之效。

不[illegible]古人，[illegible]古人，[illegible]必然。[illegible]在[illegible]文[illegible]的时[illegible]，"文[illegible]出，不[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变"。

李少文《九歌图》的新颖之处，[illegible]现代所未见。当然它也不是[illegible]的。[illegible]地球上的不少同[illegible]并[illegible]。但是，他的一[illegible]大的[illegible]《九歌》有自己的[illegible]。到博[illegible][illegible]不同的[illegible]。他所[illegible]的[illegible]于[illegible]和[illegible]的[illegible]不[illegible]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和[illegible]表[illegible]形式，化[illegible]自己[illegible]牛画的[illegible]，[illegible]光[illegible]色的[illegible]用，[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的[illegible]形，[illegible]巧，[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方[illegible][illegible]吸收了不少现代手法，以[illegible]神[illegible]的[illegible]上的[illegible]金金，[illegible]把[illegible]一[illegible]现代手法的[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的[illegible]不失民族的[illegible]特色。

以上[illegible]现代《九歌图》书了一次[illegible]，使我感到中国[illegible]在[illegible]一[illegible]越来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山[illegible]的[illegible]："七[illegible]"[illegible]成一[illegible]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的社[illegible]，[illegible]出[illegible]自。[illegible]不[illegible]的[illegible]作[illegible]。作为文[illegible]中的[illegible]，[illegible]社会[illegible]不[illegible]的[illegible]作[illegible]的[illegible]书，[illegible]的[illegible]是在不[illegible][illegible]中[illegible]的，[illegible]于[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定的[illegible]。[illegible]然，我们不会以现代的水平去[illegible]古人，因为[illegible][illegible]反[illegible]史[illegible]上[illegible]。[illegible]代的[illegible]作品[illegible]不受[illegible]。一[illegible]史[illegible]社会[illegible]的[illegible]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九歌图》[illegible]品也[illegible]例；我们也[illegible]象[illegible]代作品[illegible]古代作品比[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时代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的[illegible]乃[illegible]止[illegible]指[illegible]甲的[illegible]年[illegible]然[illegible]的。[illegible]而，我们分[illegible]古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个[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今天的[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为一[illegible]文明的[illegible]，[illegible]的文明[illegible]，同时也为文明的[illegible]必要[illegible]。所以[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在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同的又[illegible]承[illegible]的[illegible]不休的[illegible]中[illegible]的。李少文的《九歌图》同[illegible]代《九歌图》的[illegible]，正是[illegible]出[illegible]的[illegible]。

历史不会忘记（版画）
向卫东
NEVER FORGET
HISTORY
XIANG WEIDONG